

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前後蜀

王後主衍

字化源建幼子小徐妃生也建開成都徐氏二女並有國色納後宮

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衍繼位冊貴妃爲太后淑妃爲太妃衍好私行往往宿於娼家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乃禁百姓不得戴小帽

蜀主衍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蓮花

冠施胭脂夾臉號醉粧衍作醉粧詞云者邊走

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

酒

行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
見寒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蜀主衍嘗宴怡神亭婦女雜坐衍自執板唱霓裳
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越數日遊浣花日正
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
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行懼卽
時還宮重賜宴羣臣於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
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今已空萬條猶舞

舊春風何須思想千年事誰是楊花入漢宮侍
中宋光溥咏胡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
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
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

衍荒於游幸乃造平
底大車下設四卦軸

每軸步五輪牽以駿馬
騎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蜀主衍與其母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謁先王建
鑄像及玄都觀金華宮景山至德寺各有唱和
詩刻石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

東山堂外集卷四十一
十一
暫得行所恨風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
妃詩曰翠驛江亭近景靈夢魂猶是在青城比
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

張蠙唐末登第避亂入蜀蜀主辟爲金堂令徐后
遊太慈寺見壁間題云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
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令
寫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善之召爲知制誥宋

光同以蠙輕忽傲物遂止

後唐同光三年唐師滅蜀蜀主衍降唐主召蜀舊
臣王錯等賦蜀主降巨唐詩錯等咸譏其荒淫
惟中丞牛希濟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隣
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川
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
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潛然唐主曰希濟不忘君
親忠孝也賜百段

初建僭立有一僧常持大帚不論官府人家寺觀

遇卽汎掃人以掃地和尚目之建末年於諸處

寫六字云水行仙怕秦川後衍秦川之禍方悟

水行仙卽衍字耳

建初爲禁軍都頭與其儔於僧院擲骰子六隻次第相重

自云至六人共駭之

釋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蘭溪人與齊己同師石霜道價甚高年壽亦高詩有太租

慶畫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人刺作失猫詩此類是也

王貞白唐末大埔詩名嘗作御清水詩云一派御

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

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
傾貞白自謂無瑕以示貫休貫休令更一字貞
白湯袂去貫休度其去必復來因書一中字於
掌中握之以待有頃貞白果復來欣然曰得之
矣可更此波爲此中也貫休展手示之遂定交
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
措以戲調一日因舞戀於通衢貫休馬忽墜糞
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徐曰大還

丹大還丹

貫休初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
鳳翥勢難收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
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
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諭改十
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貫休冒然曰州亦難
添詩亦難改閒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遂杖錫
去

貫休避地渚宮荆帥高氏優待之館於龍興寺會
有謁宿話時政不治乃作酷吏詞以刺之云霰
雨灑灑風吼如斲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
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幹肉吳姬唱一曲
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
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
饑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蠶兮東
西南北遂離荆門立趨井絡

賈休工篆隸在荆渚日成中令問其筆法曰此事
須登壇而投詎可草草成怒遞放黔中因爲病
鶴詩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賈休入蜀以詩投蜀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
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
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歛陳貢愧非才自慙
於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常
呼爲得得和尚

蜀主建二年春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坐賜茶藥
綵段仍令口誦近詩時諸王貴戚皆侍坐貫休
欲諷之乃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鵝閑行
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
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

赤旃壇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
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和尚舉以問貫休
曰如何是此心貫休不能答石霜曰汝問我答

貫休卽問之石霜曰能有幾人知。

貫休畫彌勒佛未坦坦居

士贊曰卽此布袋非此布袋不稱聖凡不立行解兀兀騰騰處處在在拄杖挑來弱與君天上人間更無外岳珂七歲亦有贊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韋莊

字端己讀書數未而於拜新而與舉唐乾寧進士後相蜀

韋莊應舉時遇巢寇犯闕著秦婦吟云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公卿多垂訝莊乃諱之時號秦婦吟秀才

杜荀鶴曾得詩一聯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蕩蕩

韋莊云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鈞鈞。

韋莊以才名寓蜀蜀王建遂羈留之莊有寵人資質艷麗兼善詞翰建聞之託以教內人爲詞強莊奪去莊追念悒悒作謁金門詞云空相憶無計得傳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識寄書何處覓新睡覺來無力不忍把伊書跡滿院落花春寂寂斷腸芳草碧姬後傳聞之遂不食卒

韋莊爲蜀管記時一縣宰乘時擾民莊爲建草牒

云正當凋瘵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瘡痍之後復作瘡痍。時以爲口實。

韋莊感懷詩云。長安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車。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爲台輔。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

會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
蹤因賦詩以記之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
乘遠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
招他邑客來還醉纔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
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坵又逢次逢李氏諸昆
季賦感舊詩曰御溝西面朱門宅記得當時好
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先生巡街
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輕今日相逢俱老

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盧延遜

亦名延讓仕蜀爲給事中

盧延遜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
狐衝官道過犬刺店門開
餓猫臨鼠穴
噉犬舐魚砧
租庸張相與成中
令每稱之又曾獻王先
王建詩有栗爆燒種破
猫跳觸鼎翻後建冬夜
與潘峭平章邊事旋令
宮人燒栗俄有數栗爆
出燒繡褥時建多疑嘗
於爐中燒金鼎命二妃

親侍湯茶是夜宮猫相戲悞觸鼎翻建良父曰
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遜卷有此
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
之拜自給事中
拜工部延遜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
意得力於猫兒狗子也

唐御食紅綾餅餽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
遜等二十八人宴於曲江敕太官賜餅餽止二
十八枚而已延遜旣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

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飲來

盧延遜初投贄吳子華融其苦吟篇云莫話詩中

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
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着者之乎
子華讀至末二語笑曰上門罵來

牛嶠

字松卿隴西人自云僧孺之後唐乾符進上王先主辟判官後爲給事中

牛嶠詠紅薔薇云曉啼珠露渾無力繡簇羅襦不

着行若綴壽陽公主額六宮爭肯學梅粧壽陽公主

宋武帝女也。人日卧梅花閣，下有花飛貼額上，拂不去。洗之三日，猶香。自是宮中效之，有梅花糕。

牛喬望江怨詞曰：東風急，惜別花時，手頻執羅幃。愁獨入馬嘶，殘雨春無濕，倚門立。寄語薄情郎，粉香和淚泣。

顧夔

先主起自利閬，號親騎軍。此從各有名號。夔戲造武舉牒，謂侍郎李吒吒下進士及第三十餘人，姜癩子張打胃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郝牛屎陳波斯羅蠻子試亡命山澤賦到處不生草詩一時傳以為笑。

王先主通正元年四月有狐據于寢室鶴鳴于
帳中又有大禿鷲鳥颺于摩訶池上顧覓時爲
小臣直內庭潛吟曰昔日曾看瑞應圖萬般祥
瑞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那胡
未幾先主卒人以爲禿鷲之應

顧覓有荷葉盃五闕其詞曰春盡小庭花落寂寞
凭檻歛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摩知知摩知
記得那時相見膽鷄鬢亂四肢柔泥人無語

不擡頭羞摩羞羞摩羞。夜久歌聲恁咽。殘月
菊冷露微微。看看濕透縷金衣。歸摩歸。歸摩歸。
金鴨香濃鴛被。沈膩小髻。簌花鈿。屐如細拂臉。
如遺憐摩憐。憐摩憐。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
院長莓苔。手沾裙帶。獨徘徊。來摩來。來摩來。

顧曼玉樓春詞。曰月照玉樓春。漏促颯颯風搖庭。
砌竹夢驚鴛被。覺來時。何處管絃聲斷續。惆
悵少年遊冶。去枕上兩蛾攢。細綠曉鶯簾外語。

花枝背帳猶殘紅蠟燭
柳映玉樓春日晚雨
細風輕煙草軟畫堂鸚鵡語雕籠金粉小屏猶
半掩
香滅繡幃人寂寂倚檻無言愁思遠恨
郎何處縱跡狂長使含啼眉不展

楊玠

蜀尚書靖
恭諸楊也

楊玠隨蜀主衍歸後唐以老致仕長安舊居多爲
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之以狀白玠玠批紙
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

含元殿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
言

侯繼圖

蜀尚書

侯繼圖微時曾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
四起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爲
鬱心中事搦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
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
有心人盡解相思歟侯貯巾篋五六年方與任

氏爲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妾作在左綿時
書此爭得在君侯以今書校之業上無異

李廷璧

應舉二十年方
於蜀中策名

李廷璧嘗爲舒州軍倅其妻猜妬一日鈴閣連宴
三宵不歸妻達意云來必刃之乃泣告州牧徙
居佛寺浹辰晦迹因詠愁詩曰到來難遣去難
留着骨黏心萬事休潘岳悶絲生鬢裏媿好悲
色上眉頭長途詩盡空駢馬遠鴈聲初獨倚樓

更有相思不相見酒醒燈背月如鉤

黃崇嘏

臨邛黃使君女也傳
奇有文狀元春桃記

黃崇嘏初偽作男子以詩謁蜀相周庠庠首薦之
屢攝府掾吏章明敏胥徒畏服庠愛其才欲妻
以女崇嘏以詩獻云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
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
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壁姿幕府若容
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得詩大驚問之乃

知黃使君女原未從人與老嫗同居云

蜀孟主祖

字保元母李氏本長公主勝也嘗夢大星墜懷以告主主曰此婢有

福相當生貴子乃令知祥幸之遂生祖

蜀主昶游浣花是時蜀中富庶夾江皆剏亭榭都城士女傾遊珠翠綺羅名花異香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人望之如神仙昶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未及此也兵部尚書王廷珪賦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臺昶稱

善又之

蜀主景令羅城上盡種芙蓉每至秋時盛開四十
里皆鋪錦繡高下相照昶謂左右曰自古以蜀
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張立作詩諷曰四
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
秋色難入函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
爲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
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

青城費氏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
嘗與夜起避暑摩訶池上和咏玉樓春詞曰冰
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獨
窺人歌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啓無聲時
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

中換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號小徐妃者在王衍時坐游燕汚亂亡國莊宗平蜀後隨王衍

歸中國半塗遭害焉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
又有一花蕊夫人宋初降下西蜀而花蕊夫人
又隨昶歸中國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
宮而昶遂成宋祖後亦惑之嘗造毒屢為患不

能逐太宗在晉邸時數諫不納一日從御苑走獸
花蕊夫人在側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射走獸
忽回射夫人中箭歎

蜀主昶相見歡詞云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
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
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花蕊夫人號能詩嘗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其酷似
建詞者有云厨庭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
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

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
遇着唱名都不語
含羞急過御床前

花蕊夫人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葭萌
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
馬上時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
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
恐君王寵愛偏

蜀主昶歸宋未幾卒花蕊夫人隨輦入備後宮心

嘗憶祖悒悒不敢言祖美丰儀喜獵善彈弓乃
自畫袒像以祀復佯言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
日宋祖見而問之夫人亦托前言詰其姓遂假
張僊因歷言其成僊後之神異宮中遂多奉以
求子翌日宋祖召使陳詩蓋因有疑於張仙夫
人乃誦去國詩曰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
那得知十四萬人皆解甲並無一箇是男兒因
亦自見其情也太祖大悅

近世無子者多祀張
仙起此按張仙名遠

宵五代時遊
青城山成道

蜀未亡前歲除日相令學士辛寅遜題桃板于寢
門以其詞未工乃自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賀
長春乃宋祖誕聖節名也

僧可朋

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交有詩
千餘篇號玉壘集歐陽炯以此孟郊

賈
島

僧可朋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以詩賙之自號醉
髡有句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又詩因試

客分題。僻。碁爲饒人。下着低。一時以爲警策。

僧可朋嘗讀滕王閣詩。謂守者曰。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

歐陽炯命同僚納涼于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適。寺外皆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腰鼓。以適倦。僧可朋作耘田鼓詩。以贄炯。曰。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

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
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饑不寒。上下一般。炯見詩
遽命撒飲

歐陽炯

炯與毛文錫鹿虔扈韓琮關揆俱工小辭事孟後主時號五鬼

歐陽炯玉樓春春睡詞曰日照玉樓花似錦樓上
醉和春色寢綠楊風送小鶯聲殘夢不成離玉
枕堪愛晚來韶景甚寶柱秦箏方再品青娥
紅臉笑來迎又向海棠花下飲又咏美人夜醉

菩薩蠻詞曰曉來中酒和春睡四肢無力雲鬟
墜斜卧臉波春玉郎休惱人日高猶未起爲
戀鴛鴦被鸚鵡語金籠道兒還是慵

毛文錫醉花間詞曰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
銀漢是紅墻一帶遙相隔金盤珠露滴兩岸
榆花白風搖玉珮清今夕爲何夕

鹿虔扈臨江仙宮詞云金鑠重門荒苑靜綺窓愁
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

風。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
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歐陽彬

衡山人

歐陽彬博學能文。蜀主昶以爲嘉州刺史。喜曰。青
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
不誠嘉。

歐陽彬家夜宴賦生查子曰。竟入畫堂。懽入夜重。
開宴剪燭。蠟烟香。促席花光顫。待得月華來。

滿院如鋪練門外簇驂騮直待更深散

李昊

前後蜀降表皆昊爲之蜀人
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李昊事前後蜀五十年資貨巨萬奢侈踰度妓妾
百數嘗讀王愷石崇傳笑曰窮儉乞兒以此爲
富可笑可笑

李昊常以牡丹花數枝分遺親知卽以興平酥同
贈且曰俟花凋卸卽以酥煎食之無棄濃艷

三
山
外
紀
卷
之
十
終

堯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五代 南唐

烈祖昇

初冒姓徐名知誥晉天福二年卽位金陵國號唐昇復姓李更名昇

李先主為徐溫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一點分明
值萬金開時惟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
向尊前不盡心溫歎賞遂不以常兒偶之

李先主初有禪代之志忽夜半寺僧撞鐘滿城皆

驚旦將斬之僧對云夜來偶得月詩云徐徐東
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
主喜而釋之

李先主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出一令借雪取古
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丘徐融在坐昇舉盃
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
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處曰明朝日出爭奈
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惟齊丘與

謀

李先主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白子油但
呼烏舅案上捧燭鉄入高尺五云是楊氏時馬
廐中物一日黃昏急須燭喚小黃門撥過我金
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舅金奴正好作對

元宗璟

烈祖長子後避周諱更名景神彩清
暢湖南使至歸與親友言曰遇識東

朝官家南岳
真君不如也

李嗣主賦春恨浣溪沙詞云一曲新詞酒一盃去

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又
春恨帝臺春詞云芳草碧色萋萋遍南陌飛絮
亂紅也似知人春愁無力憶得盈盈捨翠侶共
携賞鳳城寒食到今來海角逢春天涯行客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謾遍倚危欄儘
黃昏也只是暮雲疑碧揆則而今已拚了忘則
怎生便忘得又還問鱗鴻試重尋消息

李主景常乘醉命樂工揚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
飛惟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景
悟覆盃厚賜金帛

景於宮中作百尺樓衆皆嘆
美蕭儼獨曰恨樓下無井李

主問其故對曰以此
不及景陽樓

王感化初隸光山樂籍後入金陵教坊李嗣主宴
苑中有白野鵲飛集李主令賦詩應聲曰碧山
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樓宿
處上林瓊樹一枝高李主大悅因手寫所作浣

溪沙二閨賜之其詞曰蕙葭香消翠葉殘西風
愁起綠波間還與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細雨

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多少淚珠何限
恨倚欄杆 手捲真珠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

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 青鳥不傳雲外
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

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上之後主賞賜甚優

感化

建州人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建州
節帥萬代錢劉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

山曉色開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又題怪石
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

後主煜

字重光元宗第五子每春盛時梁棟

榜曰錦洞天宮微行娼家乘醉大書右壁
曰淺碧色宿痕紅倚翠太師鴛鴦寺主傳
持風流教法歸宋後與金陵舊宮人書云
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有手書金字心
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喬氏後入太宗禁中
聞後主死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
資薦馬

李後主天性友愛初卽位遣長弟從善入貢因留
質不還每歲時宴會皆罷惟作登高賦以見意

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我季兮不來歸

李後主搗練子云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
風無柰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簾櫳詞名搗
練子卽詠搗練乃唐辭本體

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至夜則懸天寶珠光照
一室如日中嘗賦玉樓春宮詞曰晚粧初了明
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笙簫吹斷水雲閑重按
霓裳歌過徵臨春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清

未切歸時休照燭花紅待放馬蹄清夜月

宋師發江陵次采石進取江南李後主謀拒之時
邀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
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
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
空後主不省未幾宋師渡江

樂曲有念家山李後主親演其聲為念家山破識
者知其不祥在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

其詞曰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雙飛子規。
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捲金泥。門巷寂寥。
人散後。望殘烟草低迷。

李後主附宋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
自聊賦虞美人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
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都有幾多。
愁。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時後主在賜第七夕

命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
樓昨夜有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遂併
坐之故有賜牽機藥之事云

牽機藥者服之前
卻數十回頭足相

就如牽
機狀也

李後主又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
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
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故臣聞之多泣下者

未幾下世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癯道

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初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獅子國王偶思鍾山而

來凍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驚濤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宋齊丘

饒洞天薦於李先主時困於逆旅隣娼魏氏女竊賂遺數緡獲備管幅遂

克投贄先主一見實以國士

歛入汪台符能屬文李先主善之宋齊丘疾其才

高屢為詆訾台符由是不平齊丘始字超回台

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

以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
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蚶坡磯下

宋齊丘相李先主昇嗣主璟二世皆為左僕射璟
尤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詩中有我
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為繪
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主終不聽不得意上
表乞歸九華其畧云千秋載籍願為知足之人
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不許

李嗣主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宋齊丘同
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床鏤紫金最宜平穩玉
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為出花奴奏雅音掌底
輕瓊孤鶴噪枝頭乾快亂蟬吟開元天子曾如
此今日將軍好用心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丘托序之行
世齊丘將酒灌之沉酒以牛皮裘縫拋於江中
後為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睡齁齁不止喚之

頗又方覺乃曰宋齊丘奪我化書墜我于江今
天下頌行矣齊丘何在因留詩化風起去不見

詩曰線作長江窟作天靱鞋拋向海東邊蓬萊

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前譚景昇名峭節
紫霄真人也住

廬山樓隱洞其徒百人有道術隣僧嘗於溪澗

創亭宇且為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而

紫霄往見曰此易耳以指捻訣含水巽之命拋

其石應手如粉後主頌信累辟至建康賜以道

號階以金紫比蜀杜

光庭皆讓而不受

陶穀使南唐因書十二字於官舍壁間曰西川狗

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丘解云西川狗蜀
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包兒瓜子也御厨飯官
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李建勳

隴西人仕江
南為丞相

李主景嗣位李建勳出師臨川及歸拜司空累表
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
書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尤不作郡敢作司
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

口求退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期一詔而起
時論薄之或有以建勳比宋者因為詩曰桃花
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沈彬

字子文嘗夢着錦衣貼月飛識者謂身
不入月不及第果然南遊嶺表二十餘

年回吳中任江南
為吏部郎中致仕

沈彬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洪州解至長安初舉
納省捲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
道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悞金鞭忽轉頭第

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迴宴
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
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
得騎龍却憶上清游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一
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
世祖重携劉却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
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干君惜仙桂年
年幸有餘時象孤寒三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

年特放象及第

李主昇移鎮金陵，旁羅隱逸。沈彬赴辟，知其欲取
楊氏，因獻山水圖，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
山河整頓難。覽之而喜。

孫鮐有夜坐詩，為時所稱。李建勳因匿于齋中，俟
沈彬至，乃問云：鮐詩何如？彬曰：田舍翁火爐頭
語，何足道也。鮐聞而出，謂彬曰：何誹謗之甚！彬
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

舍翁爐上作而何閨坐大笑

鮑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鮑

往依之頗為訪掖遂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鮑父盡工也王微為中書舍人草鮑詰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盡尋常之物鮑終身恨之

沈彬將八十近居阜上手植一木可數拱戒諸子

曰必葬我此地及卒子孫如其言伐木掘土深

丈餘得一石椁上刊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柳一

所復見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墻頭獲一銅

牌上有鐫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壅埋漆

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道士沈廷珙彬之子也性坦率嘗造一縣宰宰方
治訟而廷瑞至宰戲之曰沈道士何時成道廷
瑞應聲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
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宰大慙

李家明

元宗時
領樂部

李家明善滑稽為諷詠嘗從元宗遊後花燈臺見
牛卧樹陰下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云曾

齊山堂外紀卷四十一
十一
遭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
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元宗稱善左右皆免冠
謝

李氏初養於徐及僭號遷徐氏於海陵元宗繼統
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齊丘只一子
輒卒逾月慟哭不止李家明日臣能止之乃作
大紙爲大書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
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接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

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縷齊丘見之大
慚遂輟哭

李主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到數
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號曰新鱉垂
鈎興正濃御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
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善之

李家明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
多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

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

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俛首而過

時關司飲率頗

繁高入苦之屬近旬亢旱後主宴北苑宋明從
登臺後主曰幾旬雨都城不雨得非徵市之問
違天意欤家明乘談諧進曰雨悞抽稅不
敢入京後主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

馮延巳

與其弟延魯及魏岑陳覺查文徽等
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鎮臨川日

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有
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

替平
果已

元宗優侍藩邸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孫晟素輕延巳嘗曰金碗玉盃乃
貯狗屎乎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亡敗請從
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青

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孫晟初名鳳
又名忌密州

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入賈島
像置於屋壁道士惡晟以為妖魅出之乃儒服
北之趙魏謁莊宗於鎮州莊宗以為著作佐郎
性豪侈每食不設几案使侍妾各執一器環立
而侍號曰

肉臺盤

馮延巳有謁金門春閨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

水閑引鴛鴦芳徑裏。手按紅杏蕊。關鴨闌杆
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
鵲喜。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
事。延巳對曰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
吹徹玉笙寒也。元宗悅。

江文蔚

字君章。後唐長興二年。盧華榜下。進士。八人與張沆。吳承範。湯鵬。范禹。備

五人為學士。復歸江南。對仗。彈馮延巳。常

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文蔚一

疏

江文蔚拜御史中丞。坐劾馮相貶江州。治柴車奉
母欣然。就道嘗作詩曰：屈原若幸高堂在，終不
懷少吊汨羅。

江文蔚有賦聲，其用事甚工。天窓賦云：一竅初啓，
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甌飛，類作化鴛鴦之後。
又土牛賦云：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閑儻
許疑函谷之九封。

韓熙載

字叔言，北海將家子也。舉後唐進士，
投書所知曰：鈞大鰲者，不投取魚之

餌斷長鯨者馬用割雞之刀又云腰有劔而袖有槌口有舌而手有筆性好譁浪有技贄太荒惡者使妓炷艾熏之俟其人來出而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宋齊丘凡建碑碣皆自為文命熙載八分書之乃以紙塞鼻曰其詞穢且臭又魏明嘗携近詩詣之韓託以自病明請自吟韓曰耳聾加劇當時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後人盡之公小面而美髯者此乃熙載當時題志甚明文公肥而寡髯元豐中以文公從享文宣王廟鄆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人不復可辨退之遂為熙載矣

韓熙載父為唐明宗所殺遂奔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懼因肆情坦率後房妓

妾數十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
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手扳
挽之就諸姬院乞食以為笑樂姬第側建橫窓
絡以絲繩為觀覘之地初惟市物後或調戲贈
與所欲如意時人目為自在窓旦暮亦不禁其
出入或竊與諸生糝雜而滌熙載見趨過而笑
曰不敢阻興及夜奔客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
留不住向人枕畔看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厥續僕射位高寡學為時所鄙嘗請韓熙載為其
父撰神道碑珎貨外仍輟一姬潤筆韓納其請
文既成但敘譜系品秩及薨瘞哀贈之典畧不
道續事業續嫌之封還意其改竄熙載亟以歌
姬并珎贈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云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
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續自以少貴倦學群
從子弟皆孺以儒業

子孫舉進士
者十餘人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
腦。酴醾宜沉水。蘭宜四絕。含笑宜麝。簪荀宜檀。
韓熙載有五宜說。

韓熙載晚年奉使中原都絕知舊乃題于館壁云
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
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
瀟瀟旅館秋歸來窓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
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

頭擁將却。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
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
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舒雅

與伍喬張洎皆
韓熙載門人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以戲狎得韓熙載之心。一日
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簡獻于熙載。云海中
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若書材糙澁逆意。可
使道人馴之。卽證發光地菩薩。熙載喜受之。

光發

地十地之一
出華嚴書

舒雅嘗作青紗連二枕滿貯醪木犀瑞香散蕊

甚益鼻根尚書郎秦尚運見之留詩曰陰香裝

艷入青紗還與歌眠好事家夢裏却成三色雨

沉山不敢聞清華

伍喬

廬江人游學廬山山中浮屠夢一大星
人告曰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傾資奉

之一夕見人掌自鑪入有讀易二字喬
因取易讀之後春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伍喬與張洎相友善張為翰林而喬通判歙州嘗

吟詩一篇戒去人曰俟洎遊宴時投之洎携門
生遊北山僕者投詩云不知何處可消憂公退
携壺卽上樓職事久叅侯伯幙夢魂長達帝王
州黃山向晚盈軒翠綠水含春繞郡流遙想玉
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洎為之動容翌日
言於上召還為員外郎

孟賓于

卜玳華山一年乞一玳凡六擲得上
上大吉後果六舉及第自號群峯叟

有詩百篇可
號金鰲集

晉漢間孟賓于與李昉同擢第昉仕宋入翰林而
賓于仕南唐為令昉寄詩云初携書劔別湘潭
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名喧洛下只今詩句
滿江南

初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
湖路九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
主司見之自謂得之之晚其年中第後歸連上
言守贈之詩末句曰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

上渡頭船

潘佑

母方恆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入為子乃生佑後主時知制誥

潘佑生七歲始能語謂其母曰兒誤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拆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死

潘佑與徐鉉湯悅張佖俱有文名而佑好直諫后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歌之

佑應令作小詞有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
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失淮南故云

潘佑上後主封事有云家國惓惓如日將暮及金
陵危劉洞為七言詩大榜於路傍曰千里長江
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

內惓惓日暮好沾巾

初洞嘗以詩百餘首獻後

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
不禁江水流後主覽之掩卷改容

徐鉉

字昂臣十歲能文與韓熙載齊名時謂
之韓徐自江南歸宋歷右散騎常侍弟

麟字楚金時稱徐氏二龍方晉之二陸馬
兄弟並工翰染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
曰此價值三萬鉉遇月夜露坐中
庭藝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徐鉉宦海州蒯亮為錄事叅軍多與往還未幾亮
受代徐餞之詩曰昔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
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忤俗人情老
還上國風光薄貧累歸裝結束輕遷客臨流重
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馮謚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
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
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
知章耳馮有慚色

徐鉉年十餘歲群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為秋詞援
筆立成其畧曰井梧分墮砌塞鴈遠橫空雨久
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徐鉉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鉞意群籍

不復問家事常言集賢院卽是吾家指所居曰

此寄宿之所爾

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篩篩物散落如豆

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錯死

圍城中後王平甫和筵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筵謂此

揚鸞

卽湯悅學士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悅貴池人自少穎

悟嘗見飛星照水盤中掬而吞之文思日進

揚鸞嘗賦詩諷刺時事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

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

驚聞者惡之

張泌

淮南人後主朝內史舍人張洎為舉人時泌位已顯洎每求見稱從表姪孫旣及第稱姪洎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洎廢僚遇之必怨洎入骨國亡俱仕宋洎作錢俶謚議泌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張泌有江城子二闋其一云碧闌干外小中庭雨

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捲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見卿卿眼波明黛眉輕高綰綠雲低簇小蜻蜓好是

詞他來得麼和笑道莫多情

張泌知舉進士試天鷄弄和風泌但以文選中詩
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翰
天鷄翰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就是泌大鷲不能
對亟取爾雅檢釋虫有翰天鷄黑身赤頭一名
一莎鷄釋鳥有翰天鷄赤羽周成王時蜀人獻之
泌深歎服

張泌寄人詩曰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

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為離人照落花

張泌陳喬之子秋晚並遊玄武湖時群鷗游泛泌
子曰一軸內本蒲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
水禽可作脯否僉議云張泌子半莖鳳毛陳喬
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陳一堆白鷗脯之名

難者
喬死國